

马健 著

西行， 西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学 文 告 报 篇 长

马健 著

西行， 西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行, 西行/马健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329-2911-5

I. 西… II. 马…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527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170 × 240 毫米 32 开 印张 / 9.8125 千字 / 231
定 价	32.00 元

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到天下农民都富起来！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belonging to Hu Yaobang,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目 录

第 一 章 长风起兮云飞扬 001

“好，我去！”王乐义二话没说。言辞之铿锵，语气之坚决，仿佛是要赴一个郑重的千年之约……

第 二 章 哈密初战捷报传 015

当地群众不愿种菜，王乐义早有耳闻，但没想到一乡之长也表示反对，这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 三 章 感天动地大漠南 033

木哈拉村的马合木提一年收入八千五百多元。捧着那张“巨额”存单，他激动得手都颤抖……

第 四 章 多少血汗润于阗 051

好家伙，迎风的一面车体被风沙擦去一大片漆！当越野车重新吼叫起来时，王乐义竟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第五章 重兵驰援莎车城 065

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来自三元朱村的二十名大棚蔬菜技术员。怎么一下子拥来如此之众？笔者惊喜复惊讶……

第六章 友谊光耀英吉沙 075

在那些地动山摇的日子里，他们无数次惊叫着从睡梦中跳起，睁着眼熬过惊悸的分分秒秒……

第七章 播火不辞龟兹远 091

阿不拉肉孜带着女儿辛辛苦苦种了十三亩棉花，收入五千多元。正当沾沾自喜时，儿子靠仅有的一亩大棚菜，“不声不响”就换回七千元……

第八章 遣女传艺库尔勒 105

尽管是第一次来到沙依买里，但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条渠，每一个院落，每一扇木门，每一缕从馕坑里冒出来的柴烟，都让他感到熟悉和亲切……

第九章 彩绘天山一枝春 123

当最后转完塔哈其乡，走出古努恩布呼村那片麦地时，一片笑意终于绽放在他黝黑的两颊……

第十章 赤胆何惧火焰山 137

天地之间热烘烘，火辣辣，宛如巨大的馕炉，从头到脚均匀地烤炙着他。极目望去，没有飞鸟，没有草木，没有一点点生命的迹象。即使纵声高喊，也得不到半点回响……

第十一章 矢志染绿石河子 151

工作之余，单调的生活，无边的寂寞，时常撩拨他思乡的愁绪。日子越久，乡愁越浓烈。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像一缕缕无形的蚕丝，缠缠绵绵绕于胸中……

第十二章 伊犁万里菜飘香 163

刚坐定，主人就牵出一只羊，一刀子戳进去，羊立时卧地不动了。王乐义哪见过这种礼节！他感到自己破了人家的财，浑身不安，甚至产生了一种负罪感……

第十三章 金山银水留佳话 183

“不好，起暴风了！”巴扎尔别克惊呼一声，王志胜立刻便觉有一股凶猛的力量扑头盖面，将胸腔和耳鼓击打得一阵撕痛……

第十四章 长袖善舞陇上情 203

再次开会动员，依旧收效甚微。没办法，在镇政府监督下，他采取了最无奈但也最有效的一招：抓阄……

第十五章 宝塔映照寸心丹 219

巍巍宝塔山依然，而滚滚延河水不再。那细细的一脉流水，如同失去激情的古琴弦，流淌着忧郁的咏叹，更给王乐义心头平添了几许沉重……

第十六章 福送秦川八百里 239

几只辣味扑鼻、呼呼冒着热气的大老碗端上来，老乡们稀里呼噜没几口，就吃得碗底朝天了。王春祥看得一愣一愣的，筷子竟没敢动几下……

第十七章 义无反顾雪域行 263

这时，高原反应变本加厉地侵袭而来。胸闷气短，头痛欲裂，恶心呕吐，嘴唇变紫，手脚发麻……所有听人描述过的症状，几乎一股脑儿发作了。

第十八章 唯求塞上风景异 285

当和那双宽宽厚厚的大手一握，董锋感受到的是一种带着体温的朴实，朴实得让他想象不出这双手是怎样把一个原本落寞的小村托举到中国菜业巅峰的……

第十九章 丹青难写是精神 297

雪白的大棚似波浪起伏，白浪中透出郁郁葱葱的生命之绿。这绵绵绿意，向着茫茫天际无限延伸。无论多么高的山、多么深的谷，都不能阻挡它前进的脚步……

后 记 304

第一章

长风起兮云飞扬

『好，我去！』王乐义二话没说。言辞之铿锵，语气之坚决，仿佛是要赴一个郑重的千年之约……



1

弥河静静流淌，秋叶簌簌飘落。

土路，草房，犬吠。一驾牛车“吱吱呀呀”地离开了山东省寿光县三元朱村。

有位少年坐在车上，使劲向父母挥动着双手。袅袅炊烟，小小村落，在他眼里越来越模糊……

这是一九五八年十月，年仅十七岁的王乐义去闯关东了。

出身寒门、兄妹众多的王乐义，从记事起，对世界的第一印象便是饥饿与贫困。初次离家，他就暗暗发“狠”：不管多苦多累，哪怕脱层皮掉斤肉，也一定要学到本事，让家里富起来！

从县城出发，先搭汽车，到烟台；再坐轮船，奔大连；然后乘火车，继续北上……

男儿立志出乡关，英风浩气，一去千里。

来到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王乐义成了一名伐木工人。

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连绵起伏的山峦像大海巨涛漫卷天涯，殷红的落日、金黄的山草、无边的森林和阵阵回响的松涛，让年轻的心充满畅想。

生活很快显现出它严酷的一面。

每天，王乐义和成人一起哼哧哼哧拉大锯，两手满是血泡。扛木头下山，稚嫩的身躯被压得一步三摇。肩头上，血丝粘住衬衣，汗水一浸，钻心地疼。夜晚，呼啸的寒风扑打着 he 赖以栖身的木板房。蜷缩在冷被窝里，只有对家乡无尽的思念相伴入眠……

工资是微薄的，但除了饭钱，王乐义悉数寄回家。当时，他大哥

当兵在外，三弟在县里读中学，其他弟妹还小，父母指望他这点儿收入养家。

王乐义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超乎他承受极限的繁重劳作，超乎关内人想象的恶劣环境，他都默默忍受着。

“父亲病重，速归。”一九六二年七月，一封加急电报把王乐义打蒙了。原来，这是父母思子心切施的一计。就这样，孝顺的王乐义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土。

2

回家的感觉真好！

望天，天蓝；看水，水绿；就连乡野吹来的风儿，也让人心里痒痒的，说不出的舒坦。

跑到村外，王乐义忙不迭地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赤脚下到田里，一任脚板与松软、细腻泥土亲热着，浑身升起一股久违的暖意。

这时，他才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兴奋、如此的踏实！

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是大地之子，他不会离开家乡了，他要做这片土地的忠诚守望者！

历经磨炼的王乐义，已不再是那个懵懂少年。他憨厚而不木讷，精明而又诚实，深得老少爷儿们喜爱，年纪轻轻，便被选为三元朱村第一生产队队长。

虽然只当两百口人的家，王乐义的实干精神和领导才能还是让人们刮目相看。他把第一生产队带成了全村的“尖子”，有的社员甚至想方设

法要划到一队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王乐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迈出了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

不久，他出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吃苦受累的事总是抢在前头。每年秋冬，精壮劳力开沟挖河，带工的人回回都是王乐义。

有一句经典的佛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王乐义当然不信佛，他的想法很单纯：既然我能干，为什么不多干？只要领着大家走正道，多干活儿，还愁没有好日子过？

哪想，十年浩劫，敢作敢为的王乐义也成了批斗对象。

他不解，他彷徨，为此还大病了一场。

午夜梦醒，王乐义披衣下炕，点起一支自制的土烟卷。

火星儿闪闪，衬着像脸色一样凝重的思绪。猩红的烟头自燃着，直到灼痛了手指，他才猛地回过神来，用力把烟掐灭，但很快又点上一支。

特殊的人生经历，涵养了王乐义对香烟的那份钟情。

从东北到家乡，从小队长到大队干部，曾经有多少念头与梦想，都是在烟云升腾中形成。此时，透过又一次燃起的青雾，他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迷茫。

但是，在内心深处，一个信念始终支撑着他：坚信党的领导，终有云开雾散的一天！

3

烟雨蒙蒙。柳枝绽出了嫩绿，一点、两点，三片、五片，不久就洒

出清新的水彩画。柳林外，返青的麦苗连成无垠的锦缎，微风吹过，泛起绿莹莹的波，惊动一群鸟儿，呼啦啦飞向蓝天，撂下一串串音符……

感谢生命，带来了生机，带来了不可抗拒的春天的信息。

随着“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共和国姹紫嫣红的春天也降临了。

一切都是新的，满耳都是生命的拔节声，王乐义的人生却遭遇严冬——经查，他患了直肠癌！

一般的人，只要与“癌”字沾上边，很容易就会垮下来。但苦里累里蹚出来的王乐义，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一九七八年五月，他做了直肠切除手术。

经医生努力，命是保住了。然而，原本红亮的脸庞被暗青色笼罩，因肛门改道，腰间挂上一个排便袋，造成了终生行动不便。

这年秋，三元朱村党支部改选，全体党员异口同声，非要拖着病身子的王乐义出任支部书记不可。

党员的心是热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对王乐义寄予厚望。公社党委书记也上门做工作：“乐义啊，不是我狠心不顾你的身体，乡亲们需要你，你就挑起这个担子吧。”

王乐义的母亲和妻子本不同意，最后也都点了头。老人对儿子说：“人活到这个份上，寿长寿短都值了。”

此时的三元朱村穷得叮当响：两辆破马车，十头瘦牲口，年人均收入仅一百零一元，集体积累一分钱也没有……

这些，难不住王乐义。

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哪一步不是从一穷二白开始的？

“咬紧牙关，拔掉三元朱的穷根！”王乐义决心如铁。

三元朱村有三个土岭，土质瘠薄，种菜菜不长，种粮粮不收，一直是村经济发展的最大“坠脚”。

那么，种果树行不行？

王乐义一上任，就跑到山东农业大学讨教。得到专家的首肯后，便拿出全部热情改造土岭，他要用果子换票子，换来乡亲们的好日子。

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满足物质需求的途径不外乎两条，即生产与交换。即使在物质财富极度贫乏的岁月里，商品交换这种最基本的市场行为仍能顽强地滋生与蔓延。任小队长时，王乐义就从社员用鸡蛋换手表的事上得到启示，带领大伙栽种苹果，换来不少零花钱。所以，他对经济作物有着强烈的好感，建果园的劲头儿格外地足。

他们挖了四万方土，打出两眼深井，栽下四百多亩果树。到一九八六年，最多的户年收入五千多元。荒岭变成聚宝盆，人们心里乐开了花。

可是，王乐义仍时常紧锁眉头。

这位村支书盘算的是：吃饱穿暖后，怎样才能让乡亲们真正富裕起来呢？

水穷之处待云起。他在观察，他在思考，他在等待。

这种等待不是消极懈怠，而是积攒力量；不是徘徊犹豫，而是韬光养晦。一旦时机成熟，积蓄的能量便会喷薄而出，绽放如花的绚烂！

4

一九八九年春节前，来自东北的几根鲜黄瓜让王乐义好一阵心跳：天寒地冻的，这可是稀罕物啊！

寿光乃“农圣”贾思勰故里，有种植蔬菜的传统。用塑料棚子种反季节菜，也有好几年了。但菜棚保温效果差，成本高，一冬烧五六吨煤，也只能产些韭、芹之类的叶菜。要是能搞出冬黄瓜来，不知该挣多少钱呢！

刚过完年，顾不得身体羸弱，王乐义带上人马，顶风冒雪直奔辽宁瓦房店，去考察能产黄瓜的蔬菜大棚。

谁知，人家的先进技术说啥也不外传。

一趟不行，两趟；两趟还不行，王乐义三上东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方终于被王乐义为民谋富的精神打动，把藏着掖着的技术传给了他。

妙招在手，王乐义说不出有多欢喜！回到家，他马上着手改造现有大棚。从角度、墙体到所需材料，一点点潜心研究，共进行了五项较大的技术改良。几个月操心受累，人瘦了整整十斤。

当他觉得技术成熟了，兴冲冲动员村民建棚时，多数人却不买账，连个别党员干部也顾虑重重：“大冬天烧煤都产不出黄瓜，靠太阳能晒出来？”“建一个棚要六七千元，万一搞砸了谁赔……”

“党员是干啥的？党员就是带头的！致富有风险，咱们不担谁来担？”王乐义在党员会上拍了桌子。

在他带领下，十七名党员干部，顶着巨大压力，砍掉三十六亩玉米。

就在那片玉米地里，十七座大棚，十七座真正意义上的冬暖式蔬菜大棚，艰难地站起来了！

化蛹成蝶，必然有挣扎，有阵痛。而每一次挣扎和阵痛，都意味着一次突破，一次新生。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顶花带刺的黄瓜在三元朱村一出棚，

就卖了个“天价”：每公斤二十元！

总账，棚均收入两万七千元，小村庄一下子冒出十七个“双万元户”！

三元朱人第一次尝到了“暴富”的滋味。

十一年前，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在一张旧毛边纸上冒险摁下十八个手印、率先搞起“大包干”时，他们万万没想到，此举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而今，三元朱村的十七名党员，也绝对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十七个大棚，将会掀起中国农业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新革命！

5

一只成熟的果子，胜过一千个预言的花朵。有“金棚”、“银棚”作示范，一九九〇年，三元朱村一气儿上了一百八十个大棚。

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找上门来，要求学棚菜技术。

“把技术传出去，不等于自个儿的饽饽分给别人吃吗？”乡亲们急了，纷纷去找王乐义，“这个宝贝技术起码‘捂’三年，等咱们发大了再说！”

王乐义理解乡亲们的心思。

他也有私心，他不愿给大伙儿扣什么“自私”、“狭隘”、“小农意识”之类的帽子。老少爷儿们还未从穷坑里拔出腿来，正指望“秘方”发家呢，怎舍得拱手相让？

可是，饱尝取经之难的他更懂得求技者的心情，更能体谅他们的不易。他想，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而是农民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